

乡村记忆

盖房记

滕洪珺

1955年，一场罕见的大风雪让家里的茅草房倒塌，父亲决定在原址重新盖房。

在农村，盖房是头等大事。俺村用“抻得腰筋直咗嚓”这句话来形容盖房的不易。还有一句顺口溜：“盖房盖房，累断脊梁，外加一腚两肋巴饥荒。”

当时盖不起瓦房，只能盖土坯房，因此砖瓦及水泥这一头是省了，但盖房还需要木头，而木头最贵。家里没钱，去哪里弄木头？父亲将主意打到楸木板材身上。爷爷因当年无力给父亲盖房，分家时便将那些老辈留下的楸木作为补偿分给了父亲。在当时的胶东农村，楸木是很值钱的物件，家里有楸木，就相当于有了资本。父亲决定用“以货易货”的方法，把盖房所需的木料凑齐。

我们那儿盖房有个俗语：“枣木柱，榆木梁，椿木大了好盖房。”父亲先把楸木拉到集上，换到了榆木梁。“榆木落梁”之所以在我们那儿特别讲究，不光因为榆木耐腐蚀，质地坚硬，是主梁的不二选择，也是因榆木梁谐了“余粮”的音，可以讨个彩头。父亲又用楸木换了些国槐和臭椿，它们亦属盖房的上选木材，特别是臭椿，素有“树王”之称，用它当椽子，不光耐虫蛀，不怕风吹日晒，更有镇宅驱邪的说道。父亲还“大开杀戒”，伐了家中年年结果的大柿树，做了顶梁柱。

对农村人来说，动钱如同要命。讲实在话，当时农村人也无钱可动，但出力行，也舍得出力。地基需要石头，当时的农业社白天集体出工，父亲就利用晚上，把原来地基里的石头抠出来，重新归拢起来，常常忙活到深更半夜，第二天照样不耽误集体出工。石头仍不够，离我们村七八里地有条季节河，每年发洪水时都会从山里冲下来不少石头。那个冬天，父亲顶着凛冽的寒风去拉石头，这一冬活计使父亲手脚都开裂了，起了冻疮，腰也在一次拉石头时摔出了毛病。

土坯，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墼，墼的作用和砖块相当。在我们村称打墼为“脱墼”。父亲脱墼多半是在晌午头，因为此时社员回家吃饭。父亲光着上身，只穿一件裤衩，大部分时间都弯着腰干，先用鍊和泥，泥固还要添水浸湿，用鍊铲碎。等和好泥，放到墼模子里，再用瓦刀快速把四周抹平，方才把墼脱出来，此时才能直起腰来。如此大的劳动强度，再加上毒日头当头炙烤，父亲脸上、脖子上、前胸后背，汗珠点点往下淌。母亲心疼父亲，有时带姐姐过来帮助，父亲只让她们干点边边角角的活儿。一天活儿下来，父亲累得连上炕的劲儿都没有。那一阶段，胖乎乎的父亲掉了至少30斤肉，脸上只剩下两个突兀的颧骨，村里人见了说：“寿荣，肉得撒没了，瘦脱裆了。”

其他还有一些繁杂的事，例如苫房的高粱秸和麦秸草等，这等事也不能马虎，因为这关系到房子是否漏雨。高粱秸也叫秫秸，要挑长短大小差不多的，并用铡刀切整齐，再用麻绳将其编成箔蓆。麦秸草也不能拿来就用，要挑整壮麦草，把杂草和碎草仔细挑出来，用铡刀把细小的部分切下来，捆成个儿备用。做这些事，都是依靠村子里会编织手艺的人，他们是免费帮忙的，当然，他们家有事情时，父亲同样要去帮忙，还这个人情的。

盖房还有两个人要提一下。一个是三叔，三叔是最不可或缺的人物。他与父亲论起来虽已出了五服，但他俩从小一起长大，不是兄弟胜似兄弟。三叔木瓦工都通晓，这次盖房，从设计到备料，实际都是三叔为父亲谋划的，他是盖房的总指挥。我一辈子忘不了三叔，那个瘦削英俊、带有几分自来笑的中年男人。另一个是三叔的儿子，乳名叫碾子，当年24岁。他虽五官与三叔长得相似，但遗憾的是脖子短，头矗矗在肩膀上，像极了三婶，这个缺点一下把他打入丑男堆里了。不过你别看人身材一般，但小伙心眼好，和三叔一样实在。从我

家要盖房，他就没闲着，搬石头、运木料、打墼和运墼等一些累活，他都没少跟着忙活。碾子曾让三叔向我父母提过亲，想与我姐姐搞恋爱。但他是“剃头挑子一头热”，姐姐对他不来电。虽亲事没成，但并未影响两家关系，父亲与三叔古稀之年还走动。

房子是在秋后动工的。打地基、砌墙，基本是一条鞭的活，说话间，房屋主体便成型了，到了盖房最重要的环节——上梁。

上梁由于是空中作业，有危险性，年岁大、腿脚不利索的人一般在下面，碾子等一些年轻人在房上。人们把梁椽用绳索捆好，其中主梁最为显眼，系着红布，并贴上“上梁大吉”的红纸。起先三叔在底下指挥，俗话说“上梁不正下梁歪”，到了关键时刻，还真怕这些孩子出个什么差错。三叔三步两步蹿上了房，用眼瞅，用尺量，把正梁安得分毫不差。妈妈和姐姐用了两天时间，蒸了不少饽饽，由于是今年刚推的麦子做的，老远就能闻到饽饽散发的香味。三叔首先把大圣虫摆放在主梁上。扬小饽饽由碾子来干。他坐在梁上，嘴里一边念叨些吉庆话，一边把点着红碘的小饽饽从篓子里拿出来，哪儿人多往哪儿扔。他手刚一扬，人就往手扬的方向跑，抢到的人高兴地叫起来，没抢到的也觉得欢喜。

接着是往房上放箔蓆，箔蓆上面还须抹上一层掺了麦碎的黄壤泥，然后才是铺麦秸草。铺麦秸草时屋檐处要放个木挡板，防止麦秸草不齐或下滑，一层一层向上铺。三叔一边铺，一边用木板子拍打着，以使麦秸草尽可能密实、厚薄一致。风雨天中，村里常发生漏雨或屋顶被大风掀翻的事情，男人们往往冒险爬到屋顶捆绳索。但我们盖的新房从没发生这些糟心事，应该说三叔功不可没。

除了力气，都是山里地里出产的东西，父亲没拉饥荒就盖起了三间草房，算是一个奇迹。

民俗采风

苏不轧 曲不断

李镇

“苏不轧(亲)，曲不断(亲)”是流传在莱山区解甲庄街道西解村老百姓中的一句坊间俗语。这句俗语演绎的是旧时李氏家族联姻通亲中的乡风古韵。

西解村是尚书故里，因走出了清工部尚书李永绍而蜚声遐迩。西解是科举文化、耕读文化村，因科考致仕人数众多闻名胶东。西解李氏家族“祖籍出于滇南厥后徙居宁海”(《李氏族谱》)，明朝嘉靖年间由宁海州(今牟平)西门里迁徙至西解村定居。西解李氏家族薪火相传五百年，成为清代登州府“望族”之一。

“苏不轧，曲不断”这句话中，轧，指轧亲，即结亲；断，指断亲。这句俗语通俗的解析就是，李氏家族人不和苏姓通婚，但和曲姓姻亲众多。

对于这句俗语的来历和文化现象，李氏族人、第七版《李氏族谱》编修李玉平老师解析说，族人不与苏姓结亲的说法溯源，既有旧时“门当户对”的门第旧俗，更有家族恩怨纠葛。他小时候曾听祖父讲，很久以前，李氏家族曾与苏姓家族打过一场官司，结下梁子，心存芥蒂。气愤难平的李家尊长立下了“子孙不得与苏姓通婚”的家规。这个家规虽然只是口头传承，没有写进谱书，但是李氏后人谨遵祖训，不与苏姓结亲。此外，说到门第，在当时的牟平，苏姓是平常人家，家世的确无法与李家相比。

正如李玉平老师所言，翻开洋洋洒洒的《李氏族谱》，民国以前的族人婚配记载中，果然不见苏姓踪影，而曲姓则俯拾即是。比如，李初妍之妻曲氏是“州南潘家庄讳潮孙女”；李初妍之孙李永绍原配夫人20岁去世后，继配夫人曲氏是“东关增生讳圣璇女，顺治丙戌进士任湖北汉阳知县讳圣凝侄女”；太学士、诰封朝议大夫李九龄“娶曲氏鲍家泊”，驰赠儒林郎李岳龄“娶曲氏下车门”，不胜枚举。现存于解甲庄街道办事处政府大街的“贞节牌坊”，就是清代朝廷表彰李钧之妻、李九龄之母曲氏高茂品行而建造的。

那么，李氏家族究竟为什么和曲氏家谱通婚结亲这么频繁，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：两家门户相当。

曲姓是牟平望族大户。据民国时期宋宪章版《牟平县志》记载：“本县遭金末之乱，土著旧户，十不存一，故问其民族，多系元明后新迁来者。查现今户籍，本县曲姓，据查系明时先后由黄县迁来。”

在牟平历史上，曲姓人才辈出，仅清代就出过六位进士，分别是：曲圣凝、曲櫟、曲廷谦、曲永文、曲芝圃、曲卓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乾隆五年创修的牟平旧书院，其学田就是曲圣凝所捐施，“民初清丈，实有熟荒山三千余亩”。(民国版《牟平县志》)

由此而言，李、曲两姓通婚结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李氏家族虽然与苏姓不通婚，但也并非老死不相往来。仅举一例，李家的家族墓地西老茔，位于金斗山下，李家人雇佣苏、徐两姓为其看茔。有一年，境内大山后村有一李姓人自恃和李家沾点关系，又知道李、苏两姓素有矛盾，于是跑到李家茔，在苏家人开荒种植的庄稼里肆意践踏，百般辱骂。苏姓人敢怒不敢言。后来，李氏族人获悉此情，立即派人登门讨公道，并言明：“两家虽有间隙，但不能逞强凌弱。”并且态度强硬，逼迫那人向苏姓人赔礼道歉，取得谅解。从此，再也没有人找苏姓人的麻烦。

“苏不轧，曲不断”，是坊间旧事，是时代产物。如今，社会进步，观念更新，李、苏两姓早已摒弃了不通婚的陈规陋习。西解村中李姓已经有不少人和苏姓结为连理，他们琴瑟和鸣，夫唱妇随，过着美满幸福、红红火火的小日子。

谁能找到珠家井 能换山东一个省

曲礼君

在芝罘区西牟社区(原西牟村)北面，大约两里地之外的地方，住着五六户人家，这个小小的地方被称作“珠家井”。是不是这三个字并无从考究，但我听过一个传说，和这三个字还是很贴合的。

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，这五六户人家曾拥有五六眼水井，水质非常清澈甘甜，村里一些人常到这里取水回家，用这里的水做豆腐味道更鲜美，泡茶也更醇香可口。

“珠家井”地名的由来，并不是

因为这五六眼水井，而是来自一个传说。

传说在古时候朝廷里有位赃官姓珠，他利用职权贪污受贿，搜刮百姓，家里的珠宝堆积如山。后来东窗事发，提前得到消息的他立即带上所有的珠宝和家人逃离京城。

珠某逃到此地时，后面的追兵已近。珠宝背着太重，珠某无奈，下令就地挖一个大坑，将所有的珠宝都藏在里面并掩盖好，随后仓促

逃离。

多年后，珠某的后人来到这里，想把珠宝取回，但因埋藏珠宝时太仓促，珠某忘了留下标记，所以他的后人几经辗转，也无法找到当时挖的大坑，只是在大体符合的位置发现了五六眼水井，这些井里打上来的水水质清澈，甘甜爽口。

后来，这里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谁能找到珠家井，能换山东一个省。从那时起，此地就有了“珠家井”这个地名。